

徐則林

周仲博 李 璞改編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一場

時間：清道光年間，某日。

地點：軍機處。

布景：大厅，富麗堂皇，太師椅，公案等。

幕啓：四軍機大臣和琦善、穆彰阿上。

彰阿：（唱）林則徐不知趣一再劾本，
他奏道鴉片烟誤國害民，
引得皇上也查問，
好叫我穆彰阿煩惱在心。

啞！

琦善：（獻媚奉茶）老中堂！看您今日心情不悅，是不是為了林則徐的奏折呀？

彰阿：可不是為了那道折子嗎，你瞧這是皇上的御批。（給琦善看）

琦善：這紅圈是……

彰阿：那是主子圈的！

琦善：（念）“若抗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之後，中原几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糧……”喲！老中堂！這兩句罵的可真狠哪！

彰阿：啞，看主子的意思……

〔幕後喊：“聖駕到”。〕

〔道光皇帝，兩太監捧烟具上。

道光：（唱）鴉片之害关系大，
日漸蚕食帝王家，
为江山为社稷我把决心下，
当机立断查禁它。

〔大家向皇上請安。

道光：（手拿一枝象牙大烟槍）你們看：这成何体統！鴉片烟關到咱們自个儿家里来啦！太監抽鴉片烟，連他媽的王爷也抽起鴉片烟来啦，这是由王爷家里抄出来的。

〔越說越气把烟槍和烟盤当啷一聲扔在地下。

这簡直他媽的太不象話了。

彰阿：（惶恐地）是，皇上，这……这实在是不象話。

道光：林則徐的折子，你看了嗎？

彰阿：奴才看啦。

道光：你們有甚么打算哪？

彰阿：奴才是恐怕……操之过急……恐易……

道光：混賬！甚么操之过急？張格尔回子造反，咱們的大兵叫鴉片烟迷的連刀都拿不动，你不知道？十个省有八个省的錢粮、漕米催不上来，你看不見嗎？你簡直发昏，都是飯桶。

众大臣：（惶恐）是……皇上！

〔太監上。

太監：启禀主子，林則徐奉旨来到，現在朝房候駕！

道光：傳旨以太和殿召見！

太監：扎！（下）

〔道光欲行，彰阿欲隨行。

彰阿：奴才！……

道光：你回客罷。

彰阿：是！

众大臣：送皇上！

〔道光下。〕

彰阿：好一个迷惑圣聪的林則徐呀！

琦善：看样子皇上是要禁烟嘍！

彰阿：禁罢，有什么法子呢！嗜！

琦善：皇上禁烟是为了国庫打算。

大臣丙：国庫的錢可咱們也撈不着花呀！

大臣甲：可咱們也不能喝西北风呀！

琦善：是呀，禁烟这个事，对咱們是一点好处也沒有哇！

大臣乙：这那是禁烟呀，这簡直是要絕咱們的飯門呀！

彰阿：嗜！

（唱）你們不要乱喳喳，

吵得老夫心乱如麻，

这件事也只好慢慢想法，

空着急瞎叨叨也是白搭。

〔太監上。〕

太監：上諭到！

〔众人站着。〕

“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銜林則徐，着頒給欽差大臣关防。

馳驛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师，兼归节制。”

〔太監下。〕

彰阿：这簡直是胡鬧！胡鬧！放汉員当欽差大臣。咱們大清国从来也沒有这个規矩呀，来人哪……

琦善：老中堂，您，您……

彰阿：不行，不行，我得上去說說。

琦善：皇上的脾气，老中堂您也不是不知道哇……

彰阿：（呆怔）叫你这么一說，难道就算了嗎？

琦善：老中堂，广州的戏可不是那么好唱的，讓我去先探探林則徐的口气，您瞧怎么样？

彰阿：（思索）好，你去吧！

（唱）事到如今无办法，

琦善：（唱）卑职我用言語阻撓于他。

彰阿：（唱）你多說厉害話把他嚇吓，

琦善：（唱）要叫那林則徐乖乖地服从你老人家。

〔众人下。

（落 幕）

第 二 場

時間：当日。

地点：林則徐家中。

布景：客堂。

幕启：〔林則徐上。

則徐：（唱）欽賜圣命負重任，

报国安民尽忠心，

去两广禁鴉片严加整頓，

要把那华夷烟犯根除肃清。

〔戈什上。

戈什：琦中堂来拜！

則徐：（怔、思索）請！

〔琦善上，則徐把他迎進。

中堂駕臨，蓬壁生輝，未曾遠迎，当面恕罪。

琦善：豈敢，林制軍榮膺天命，萬千之喜，祝賀來遲，還求恕罪。

則徐：不敢，還求琦中堂多加指教！

琦善：我到沒有甚么說的！（騰起一只脚來）不過，穆老中堂命兄弟來关照你一聲，廣州非同內地，[✓]對付洋人，可是關係甚大呀！

則徐：老中堂教導的是。（想了想）不過依則徐看來，[✓]洋人易制，倒怕是內奸難除。

琦善：（冷笑）[✓]外國人可有的是洋船大炮，萬一激成大變，我怕這担子你担不起罷！

則徐：（唱）鴉片害是可以亡國滅種，
為保國一定要把它掃清，
洋人大炮何足懼，
難道說朝廷還能怕他不成。

琦善：哼！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啦吧！

則徐：（唱）林則徐只知道國事為重，
身家性命焉敢放在心，
人生大難莫過於死，
為國為民雖死猶生。
哈哈……

琦善：（蹙、冷笑）不聽良言，自有後悔之日，告辭啦！

則徐：送客！

〔琦善下。

（唱）平生常懷報國志，
豈是威吓能動心。

〔林升上。〕

林升：老爺，車、轎都已預備好了，只是天氣不大好。

則徐：哦！（推窗）（風雪交加）

（念）縱令風雪遮天地，

不能推移登程期。

吩咐下去，即刻起程！

（落 幕）

第 三 場

時間：夜。

地點：英商顧地的辦公室。

布景：沙發、桌椅、窗。

幕啟：（洋商甲、乙上）

洋商甲：（念）林則徐任欽差禁鴉片，✓

洋商乙：（念）氣勢逼人我的心不安，

洋商甲：（念）急忙忙到商館顧地見，

洋商乙：（念）設法運動使我們的生財之路得保全。

〔顧地由屋內走出。〕

顧地：甚么事，你們這樣慌慌張張的？

洋商甲：聽說林則徐就要到啦，我們特為找您來商量保全烟土
的办法。

顧地：林則徐還沒來到，你們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呀！

洋商乙：顧地先生，聽說林則徐可挺厉害呀。

顧地：（冷笑）哼，你們也太不沉着了。

〔僕役上。〕

僕役：顛地先生，伍紹榮先生来啦！

顛地：哦，叫他进来！

〔伍紹榮上。〕

紹榮：顛地先生！二位先生！

顛地：請坐罢，伍先生有甚么事嗎？

紹榮：这有海关豫监督亲笔书信，請您观看！

顛地：哦，（念）事关紧急，伏維珍重，专此布达，并候日期。啊！

紹榮：海关豫监督亲自关照，說欽差就要到了，第三批密拿名单
六百里加快速到，头一名就是你！您看这是名单。

顛地：（接过去看）（沉思）

紹榮：（不安地）我看，您还是躲一躲……

顛地：（冷笑，不以为然）

紹榮：顛地先生，你是不知道这位欽差的厉害，湖广的烟客听了
他的名字魂都吓掉，你还是躲一躲好，要不然，出了漏子
我們也吃不消。

顛地：（起身走了几步，点了枝雪茄烟）你說，林則徐他是不是中国人？

紹榮：怎么不是中国人？

顛地：是中国人就好，我不信他就会不要錢！

紹榮：不过，豫监督一再囑咐，叫你多加小心，免得吃亏。

顛地：（思索）乔治！

〔乔治上。〕

乔治：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顛地：馬上通知我們的躉船，能下的鴉片，二天内要全部卸下来，不能卸的，把船开出口外去！

乔治：是！（下）

洋商甲：顛地先生，問題很严重嗎？

顧地：（不答，踱到窗前，远視一会）来，你們看！

〔洋商甲、乙与紹荣圍过去看。

洋商甲：中国兵吸鴉片。

顧地：中国人能禁絕鴉片烟，你們相信嗎？

洋商甲：我看不能。

顧地：伍先生你是中国人，你說中国能禁絕鴉片烟嗎？

紹荣：我，我看不能！

顧地：哈哈！

洋商甲、乙
紹 荣：（同笑）哈哈…… √

（落 幕）

第 四 場

時間：白日。

地點：欽差行轅。

布景：公案、椅子、屏風、“制一恕字”匾。

幕啟：二道幕前，馬隊子，官兵走过，邓廷楨，怡良、英隆、关天培走过。豫坤、奕湘、余保純上。

豫坤：咱們去迎接林則徐，馬上他就要就职办公，怎么着，二位害怕啦嗎？

奕湘
保純：这，这……

豫坤：（冷笑）林則徐是欽差大臣，又是汉員，知府大人你們是一家子，你不能去告我的密嗎？

保純：不敢，不敢，大人怎么能这样說呀！

豫坤：哼，量他也不敢，你手底下不見得比我干淨，真要是禁了烟，怕你也得餓死！哈哈！

保純：大人說的哪里話，卑職絕無二心，要不是大人的照顧，我余保純哪有今天……

豫坤：嗯，你明白这个就行啦。（对奕湘說）昨天京里穆老中堂有信来，叫咱們多留神，跟林則徐这一仗可不是好打的。

奕湘：是，大人，您看是不是写封信叫澳門的英国領事回来一趟。

豫坤：对。

保純：大人，林則徐来的第三批密拿名单，第一名就是顛地，如果林則徐真把顛地抓到，可与咱們大为不便哪！

豫坤：（笑）我早已派伍紹荣給顛地送了信。知府大人，你說晚啦。哈哈……

保純：大人高才！高才！

豫坤：走罢！

〔三人下。〕

〔二道幕拉开，欽差行轅。〕

〔众官兵、众官員、怡良、奕湘、豫坤、余保純、关天培、邓廷楨、英隆等上，林則徐上。〕

众官：我等拜見欽差大人。

則徐：众位大人少禮請坐！

〔邓廷楨、关天培、豫坤坐、林則徐坐、余者坐立兩廂。〕

廷楨：則徐你可来到了，盼得我好苦哇！

則徐：哎呀，老前輩，十年重相顧，两須白如霜！

廷楨：怎么，笑我老了么？

則徐：我們都老了。哈哈……

廷楨：哈哈！

則徐：不知近来查禁鴉片之事，做的怎么样？

廷楨：嗜，这几个月，人倒是抓了成千上万，可就是收效不大！

則徐：原因何在？

廷楨：（把手里小茶壺倒了一点水在桌子上，指了指水）其原因不在这里，
（又指了指壺）在这里。

則徐：（点头）嗯。（向余保純）知府大人。

保純：欽差大人！

則徐：这海上有多少鴉片躉船，多少鴉片烟？

保純：回大人話，海上現有躉船二十二只，至于烟数，卑职不詳。

則徐：嗯，好，要将船只扣住，船上的鴉片要全都繳下来，不正本，不能清源！

保純：是！

豫坤：欽差大人，洋人的事——不大好办哪！

則徐：何以見得呢？

豫坤：船在伶仃洋，并不在广州哇。

則徐：不要紧，人在广州就好办，那个顛地不是沒有走嗎？

保純：是！

則徐：扣住他，不怕繳不下鴉片来！

保純：是！

則徐：英、奕二位都統！

英隆：
奕湘：大人！

則徐：命你二人把商館左右給我監視起来，所有洋人不許出門，
快去！

英隆：
奕湘：是！（二人下）

豫坤：大人，广州的事，要慢慢儿来，不能操之过急，要防激成大

变呀!

天培: 叫你說, 洋人他还敢打仗嗎?

豫坤: 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

天培: 咱們也不是沒船沒炮, 怕什么?

豫坤: 就你們那些炮哇, 吓唬老娘儿們行!

則徐: 不必爭論了, 邓总督留下有事, 众位大人請回罢!

众官: 卑职告退!

則徐: 不送啦!

(众官員下)

豫坤这个人, 口气跟穆彰阿一样, 听說他是穆老头子的門生。

廷楨: 嗜! 他是个正黄旗, 朝廷的耳目, 肃亲王的侄子, 根子是粗的很, 长了你就知道了, 是个絆脚石啊!

則徐: 哦。

廷楨: 不过, 他貌似激大变, 这句话, 倒是要小心, 广州的海防不行啊!

則徐: 唉, 天培是个干員哪!

廷楨: 天培固然能干, 可是光有干員, 沒有錢也不行啊!

則徐: 嗯, 这倒是一件大事, 明天, 我得上虎門去看看, 看看这里的海防。关于販卖鴉片的洋人的事先緩两天处置, 沒有海防是不能放手禁烟的。

廷楨: 何不把天培叫来先談談呢!

則徐: 嗯, 对。来!

戈什: 有!

則徐: 快把关提督請来!

戈什: 是! (下)

則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們是要把海防設好的。

〔戈什上。〕

戈什：关提督到！

則徐：有請！

〔天培上。〕

天培：欽差大人：

則徐：关提督請坐。

天培：欽差呼喚有何訓示？

則徐：兄弟此番决心查禁鴉片，恐怕洋人滋事，想要知道一下咱們的海防情况，請你对我講講吧！

天培：噫！提起海防来可真叫人嘔心，咱們朝廷一向不重視海防，不肯撥錢修建海防，咱们的虎門炮台，一共才有二十几尊破烂不堪的大炮呀！

則徐：只有二十几尊大炮？

天培：噫。

廷楨：而且还都是乾隆年間造的呢，炮台圍牆年久失修，也都殘缺不全。

天培：噫，沒有錢有什么法子呢？去年修补了一下炮台，花了我两年的年俸。光靠我一根骨头能榨出多少油呢？

則徐：哦！天培，你还是不减当年的精神呀！

天培：大人，我們分別十多年了，別看我胡子白了，我可还不服老。

則徐：好吧，天培，你准备动工罢，我给你預备三百万两銀子，造船、鑄炮，不过，半年之內要完工！

天培：行，半年足够，大人真能給我把炮台修起来，一旦海防有事，要是出了漏子的話，你就砍掉我的老头！

廷楨：不过，咱們藩庫里沒有錢哪，这錢从何处出呀？

天培：是呀！

則徐：你二人听了！

(唱)銀錢不是靠藩庫，
要叫那十三行把錢出，
這幾年他們早把錢賺足，
捐他們銀錢用在正途。

天培：好，應該这样做。

則徐：(唱)天培快些备捐簿，
待我亲笔来修书。

戈什：启禀大人，英隆都統有事面禀。

則徐：叫他进来！

戈什：是！(下)

[英隆上。]

英隆：启禀大人，卑职奉命監視商館，只見英国領事义律，暗暗
奔入商館，特来禀告大人！

則徐：哦！来得好。

(唱)义律暗把商館到，
一定是教唆洋商耍花招。
堪笑义律来得巧，
我正好将計就計設籠牢。
都統英隆听令号，
調动人馬把商館包。
弓上弦，刀出鞘，
密密层层摆枪刀，
那一个大胆卖放洋人跑，
我定要立地正法把头削。

英隆：得令！

(落 幕)

第五場

時間：夜。

地點：商館。

布景：桌椅、沙發。

幕啟：（顛地上。）

顛地：（唱）已將臺船開出海口，

要叫那林則徐空對大海干發愁。

〔義律上。〕

義律：（唱）設巧計把顛地暗中送走，

林則徐白白地空垂吊鉤。

顛地：領事先生你來了。

義律：來了，趕快收拾你的東西，你要在天亮之前離開廣州！

顛地：我？

義律：對，你所有的鴉片，直接關係到大英帝國的利益。

顛地：唉，你太緊張了，我已把臺船開出海口去了，我個人對林則徐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你不熟悉中國人的把戲……

義律：我比你熟悉，你的臺船已經被林則徐扣住了，你還在做夢。

顛地：什麼？

義律：你現在在林則徐的羅網之中，隨時都有危險！現在外面已有林則徐滿布的崗哨和巡邏兵。

顛地：哦！

義律：請你執行我的命令吧！

顧地：你呢？

義律：我是領事，你是商人，我并不对鴉片直接負責，只有你走开，我才能主动地对付这些野蛮人，懂嗎？

顧地：哦，那外面滿是崗哨，我可怎么走呢？

義律：不要紧，豫坤不能白花咱們大英帝国的錢，他已然在想法子，你快去換衣服去！換中国衣服！

顧地：好！

義律：等会伍紹榮来接你，你随他走！

顧地：好。（下）

〔乔治上。〕

乔治：領事先生，众位經理先生都准备好啦。

義律：好，叫他們等我一会，你去把我的佩劍取来！

乔治：是！（下）

義律：哼！林則徐呀林則徐！我要叫你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唱）任你蓄意禁鴉片，

不及我手眼高买通海关，

此一番管叫你丢人現眼，

你要想扣押英商千难万难。

〔乔治上。〕

乔治：佩劍取到。

義律：随我帶領商人們冲出去！

乔治：是！

〔灯暗，改幕前。〕

〔四五名中国僕从守后門，義律領四、五名英商和乔治，各持宝劍上。〕

僕役：甚么人？

義律：我！

僕役：都統大人有令，不許外出！

义律：閃开！

〔一拳把僕役打倒，突出后門。

僕役：洋人跑啦！

〔三个哨兵上与义律等厮杀，义律等且战且走。

〔幕后喊：“洋人跑啦！抓洋人哪！”

〔义律等下，三哨兵追下。

〔有四、五个人抬一乘小轎过来。奕湘代着哨兵迎上。

奕湘：甚么人？

紹荣：公事！

奕湘：哦（悟，与紹荣会意）走！随我抓洋人去！

〔奕湘欲带哨兵走！

哨兵：大人，都走了，这里就沒有卡哨啦！

奕湘：少廢話！跟我抓洋人要紧，走！

〔奕湘领哨兵下。

〔紹荣示意轎夫等一会，紹荣下，引顛地上。

〔麥寬上。

麥寬：（唱）耳旁听得喊声紧，✓

口口声声捉洋人。

奋勇当前来相助，（扫头）甚么人。

〔麥寬与顛地撞了个满怀，撞掉顛地的帽子。

啊，洋人，往那里跑！

〔麥寬与顛地厮打，滚在地上，紹荣暗中一木棍把麥寬打昏。几个人慌忙地把顛地放在小轎里，燃着官灯，上写“粤海关”三个大字。抬轎如飞跑下。奕湘上。

奕湘：这是甚么人？一定是汉奸，抓回去！

〔奕湘与兵押麥寬下。

〔义律与洋商上，官兵追上，梁三追上，开打。